



13058

通志堂經解目錄

大興翁方綱

通志堂經解目錄

慎渠易說三卷

宋張載

勿學一卷

宋王澐撰亦是圖學

宋嚴粲傳十卷

宋張浚撰其第十卷是讀易雜記

通志堂經解目錄

大興翁方綱

書錄

易

子夏易傳十一卷 或云唐張弧撰

易數鉤隱圖三卷 附 遺論九事一卷 宋劉牧撰以九

爲河圖以十爲洛書 長洲何焯曰此道藏本也

橫渠易說三卷 宋張載

易學一卷 宋王湜撰亦是圖學

紫巖易傳十卷 宋張浚撰其第十卷是讀易雜記

通志堂經解目錄

何焯曰明書帕版恐不足憑

漢上易傳十一卷 附 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宋朱震撰

震荆門軍人紹興四年書成其書以程子易傳爲宗

兼采漢魏以下諸家謂王弼注雜入莊老爲非故於

象數特詳 何焯曰卦圖及叢說西亭王孫鈔本尙

未盡善其十一卷影宋本可据

易璇璣二卷 宋崇仁布衣吳沆撰紹興十六年自序

何焯曰汲古閣後得舊本尙有序文寫樣付東海

後人竟未曾刻其全書亦尙有訛處不曾修版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宋熙寧閒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凡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爲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三十年江都李衡彥平刪之益以伊川東坡漢上易傳爲撮要十卷義海失傳而是編存 何焯曰汲古宋本每首葉有印其文云淳熙七年明州恭奉聖旨敕賜魏王府書籍謹藏于九經堂不許借出其印精工絕倫宛然筠州學記

易小傳六卷

宋左僕射吳興沈該撰紹興二十八年

通志堂經解目錄

二 粵雅堂叢書

表進之其書專釋六爻每卦後爲一論 何焯曰原本未詳何自

復齋易說六卷

宋趙彥肅 何焯曰天乙閣鈔本

古周易一卷 宋呂祖謙撰此周易篇次考也最有關係之書後有朱子跋

童溪易傳三十卷

宋寧德王宗傳撰說卦以下皆有

經無傳

何焯曰汲古宋本俞石澗收藏後闕二卷

非全書屢攷其始未寄來京師跋中竟未及此

周易碑傳二卷

宋松江林至撰至淳熙閒人及朱子

之門其上卷論揲著其下卷外篇論卦變

易圖說三卷 宋吳仁傑撰仁傑淳熙進士嘗講學朱

子之門此所著圖全以揲著所用言之

易學啓蒙通釋二卷 宋婺源胡方平撰至元己丑自

序今所刻淳熙丙午序乃朱子啓蒙原序也

周易玩辭十六卷 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江陵人

書成於慶元四年重脩於嘉泰二年蓋嘗問學於朱

子者其書不全錄經文摘取經中之辭說之 何焯

曰大江以南抄本有五部俱不全後於李中麓家得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殘本其文獨全遂成完書

歸安丁杰曰項安世宜在林至前吳仁傑亦宜在前

東谷易翼傳二卷 宋處州鄭汝諧撰

通志堂原目其誤作趙汝諧

書止有上下經全以程傳爲主 何焯曰汲古閣元

本最精

三易備遺十卷 宋東嘉朱元昇撰自序在咸淳庚午

其書第一卷言河圖洛書一卷至四卷言連山五卷

至七卷言歸藏八卷至十卷言周易

丙子學易編一卷 宋李心傳撰其書取王弼張橫渠

郭子和伊川紫陽之說附以己見原書十五卷俞石澗琬節鈔僅十之一耳丙子嘉定九年也

易學啓蒙小傳一卷 宋稅與權撰與權字與甫魏鶴

山弟子

水村易鏡一卷 宋莆田林光世

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宋朱鑒文公之孫集語錄爲之

何焯曰汲古元本惜有模糊處

大易緝說十卷 元臨邛王申子吳卿撰申子皇慶二

年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朱氏經義考列於元人

通志堂經解目錄

四 粵雅堂叢書

通志堂原目作宋王申子非 何焯曰吳志伊有宋

本屢寄札東海託其借投竟未借來僅從鈔本付刊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 宋天台董楷正叔依程傳朱

義爲之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此書始楷文天祥榜

進士自序在咸淳丙寅前有綱領一卷圖說一卷

周易輯聞六卷 附 易雅一卷 筮宗一卷 宋汴水趙汝

楫

學易記九卷 元李簡仿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之

例採子夏易傳以下六十四家之說自序在中統元

年前有圖綱頌一卷 何焯曰從李中麓家藏鈔本
發刊後健庵得一元刻書賈僞作劉跂者并假造劉
跂序文健翁云近得劉跂學易余狂喜叫絕急索觀
之開卷卽李簡之書也余云卽宜校正去僞序并傳
皆未從也

讀易私言一卷 元許衡 何焯曰記昔未曾刻

大易集說十卷按經義考作四十卷今以通志堂此刻
板心計之則是十三卷 元俞琬號石澗宋末遺老
其書成於元至大間敏求記備載其序定篇次之說

通志堂經解目錄

五 粵雅堂叢書

何焯曰此遵王元本惜屬伊人所校板心大謬

周易本義附錄纂注十五卷 元新安雙湖胡一桂取
朱子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於本義下謂之附錄
取諸儒易說之發明本義者謂之纂注

周易啓蒙翼傳三篇外篇一篇 元胡一桂其中篇著

古本及諸家本又及歷代授受傳注敘錄雖云畧舉
所知然頗足資攷据下篇著左傳及後人占筮外篇
則焦京以下太元諸書至皇極經世也 何焯曰汲

古元本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 元新安胡炳文雲峯自序在
延祐丙辰 何焯曰汲古元本

易纂言十三卷 元吳澄書成于至治二年秋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 元南昌熊良輔季重自序在
至治二年五月

周易會通十四卷 元鄱陽董真卿季真自序在天厯

元年前有例目姓氏因革一卷圖二卷其姓氏因革
頗足以資攷据此書板心云周易會通而其每卷題

云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後學鄱陽董真卿

通志堂經解目錄

六 粵雅堂叢書

編集並無會通二字之名蓋宋朝刊書已有此失矣

易圖通變五卷 元臨川道士雷思齊

易象圖說六卷 元清江張理仲純自序在至正二十

四年 何焯曰道藏本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元張理 何焯曰道藏本

周易參義十二卷 元新喻梁寅孟敬自序在後至元

六年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成德編 何焯曰

集義粹言本係兩書兩人所著今合編之頗屬杜撰

方綱按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摭周邵朱子及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峯屏山漢上東萊十一家之說曾種大易粹言摭二程張子及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之說此書彙輯成八十卷凡采十八家之說而義門以爲杜撰亦過泥矣又按大易粹言今攷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種誤也

書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永嘉薛季宣士龍撰純以古字寫之 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七 粵雅堂叢書

尙書全解四十卷 宋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撰原闕第三十四卷多方篇今於永樂大典中得之鈔補乃成完書 何焯曰此書朱子所稱

禹貢論四卷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淳熙四年六月自序上進 何焯曰從天乙閣鈔本惜乎無圖應訪有圖者補之方綱按今於永樂大典鈔補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 宋東萊呂成公輯書說自

秦誓游洛誥未畢而卒門人清江時瀾以平昔所聞

纂成之 何焯曰影鈔宋本

尚書說七卷 宋新昌黃度文叔 何焯曰明書帕本
書疑九卷 宋金華王柏魯齋撰多更易經文蓋并今
文而疑之矣

書集傳或問二卷 宋陳大猷既集書傳復自爲或問
同時東陽都昌有兩陳大猷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
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判官卽陳澹之父
也東陽陳大猷紹興二年進士官六部架閣今集傳
不可見而或問猶存張雲章以集解或問是東陽之
書朱氏經義考則謂棗竹堂書目萬卷堂目皆載尙
通志堂經解目錄

八 粵雅堂叢書

書集傳一十四冊未知是誰之書而鄱陽董氏書纂
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注云東齋則未可定
爲東陽而非都昌也陳氏蔡傳旁通亦引東齋集傳
何焯曰汲古元本

禹貢集解二卷 宋義烏杏溪傅寅撰此書凡闕四十
餘板 何焯曰宋本

初學尙書詳解十三卷 宋廬陵胡士行 何焯曰從
天乙閣鈔本 通志堂原目無初學二字杭世駿道
古堂文集有跋謂初學二字不當刪

尚書表注二卷 元蘭谿金履祥撰王柏弟子也書之上下四旁皆有識語 何焯曰金仁山表注名重而書僅中等且元刻有殘闕處補全者未可盡信是顧涖伊人妄爲補全耳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 元梅浦王天與立大撰 何焯

曰李氏元刻最精

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六卷 元鄱陽董鼎季亨撰真卿之父

今文尚書纂言四卷 元吳澄其卷前序目即草廬之

通志堂經解目錄

九 粵雅堂叢書

古今文攷也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彭蠡陳師凱不錄經文但摘

蔡傳語猶如蔡傳之疏耳然頗足資攷据 何焯曰

汲古元板

尚書句解十三卷 元廬陵朱祖義子由撰 何焯曰

六經皆有句解不過節略舊注非另出手眼者

書集傳纂疏六卷 元新安陳櫟定字 何焯曰汲古

元板

尚書通考十卷 元昭武黃鎮成存齋 何焯曰汲古

元刻惜有闕葉應爲標出

讀書管見二卷 元吉水王充耘耕野摘取經語說之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元諸暨胡一中允大於九疇皆
分大禹之經箕子之傳以斂時五福至民用階忒爲
九五福六極之傳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三八
政四五紀之傳 何焯曰汲古元刻李中麓藏本中
闕一葉從黃梨洲處補全

詩

毛詩指說一卷 唐成伯瑜撰凡四篇其傳受一篇足

通志堂經解目錄

十

廬兮雅堂叢書

資攷核唐世說詩正義而外傳者惟此書耳其中尙
有闕字瑜新唐志作璵 何焯曰李中麓鈔本

毛詩本義十五卷 附補鄭氏詩譜一卷 宋歐陽修前

十二卷摭篇爲論爲本義多規毛鄭之說其偶從毛

鄭者則於第十三卷取舍義一條中著之蓋後三卷

是總論也 此書召南篇內闕失二十餘行又此詩

譜一卷當云補鄭氏詩譜板心云詩本義譜專系之

本義者非也目云鄭氏詩譜又專以歸鄭者亦非也

何焯云遵王宋本伊人校勘未當深爲可惜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宋李樛黃樛 此書閩縣李迂
仲龍谿黃實夫二家卷前各有詳說總論其卷內黃
氏又引李迂仲說蓋黃在李後或是本相續而作互
爲補苴併爲一書故無合編姓氏也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卞多用王氏字說

詩說一卷 宋張耒僅十二條從宛邱集鈔出

詩疑二卷 宋金華王柏撰一名詩辨說竟欲刪去野
有死麕等三十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

文公詩傳遺說六卷 宋朱鑒文公孫集語類爲之自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七

國子雅堂叢書

跋在端平二年

詩補傳三十卷 題曰逸齋不著姓名朱氏經義考据
宋藝文志作金華范處義紹興中進士也第三十卷
廣詁足備查檢 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
者范處義也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東陽許謙 敏求記云朱子

之學一傳爲何基王柏再傳爲金履祥許謙白雲一
代大儒其於詩專宗朱子汎掃毛鄭之說然此書頗
有資考据處 何焯曰汲古舊鈔本

詩經疑問七卷 元盱眙朱倬孟章撰此書內閒有有問而無答者云以俟後人深思也後附南昌趙惠疑問附編 何焯曰汲古元板

毛詩解頤四卷 明朱善撰善字一齋豐城人明洪武初文淵閣大學士 何焯曰葉九來藏本

春秋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宋孫復撰明復嘉祐二年卒年六十六作此書時蓋在天聖閒 唐以前說春秋者多本三傳至陸淳始別出新義此書本淳意多與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先儒異

此參合三傳本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宋太原王皙至和閒官太常博士据三傳注疏及啖趙之說其缺者以己意釋之凡二十三篇

春秋傳十五卷 宋劉敞撰卷前有春秋傳名氏自周至宋凡八十七家二劉亦在內

春秋權衡十七卷 宋劉敞 何焯曰孫北海藏宋本惜未遵行款

春林意林二卷 宋劉敞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蜀馮繼元 此書通志堂原

目作宋馮繼先閩百詩與戴唐器書云繼先先當作元偽蜀朝人宜居宋孫復之首乃置劉敞之後何也

何焯曰海虞某氏家藏宋本

春秋臣傳三十卷 宋眉山王當元祐閒人

春秋本例二十卷 宋涪陵崔子方彥直嘗與蘇黃諸君子遊此書凡十六門大約以日月時爲例 何焯

曰汲古舊鈔本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春秋經筌十六卷 宋左綿趙鵬飛 經義考列之南

宋末 何焯曰全書從天乙閣鈔來汲古得李中麓殘本三冊用以校勘有整句脫落者其新鈔皆未愜意

此參合三傳本

石林春秋傳二十卷 宋葉夢得 未有開禧乙丑孫

筠及真德秀跋蓋是讞攷傳三書合刻之跋也

此參合三傳本

春秋後傳十二卷 宋陳傅良 從勤德堂刊本鈔寫

者也此書大指詳樓攻媿序止齋尙有左氏章指一書應訪求之

此專用左傳本也

春秋集傳三十卷 宋呂祖謙 納蘭容若序疑是呂

居仁作云須得善本有陳邕序者方可證定之然其

卷內則題曰呂祖謙伯恭而朱氏經義考則呂本中

呂祖謙二先生名下皆載春秋集解三十卷蓋卽一

書而前後誤復耳今入四庫全書作呂本中

此專用左傳本

通志堂經解目錄

西 粵雅堂叢書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呂祖謙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 宋章冲淳熙十四年守

台州作目錄後附錄灾異及事物等亦有資於查攷

何焯曰汲古鈔本原爲姚舜咨所藏

春秋提綱十卷 宋陳則通 國史經籍志作元人經

義攷亦列於元人內其書分侵伐朝聘盟會雜例四

門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宋李琪嘉定辛未七月

自序

春秋通說十三卷 宋温州布衣黃仲炎若晦紹定三年五月自序 何焯曰東海先有鈔本從黃俞邵處來仍偽書也後汲古得李中麓所藏影鈔宋本用以付刊

參合三傳本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 宋朝奉郎直祕閣清江張洽元德端平元年九月狀進元德朱子門人也諡文憲 何焯曰汲古宋板

參合三傳本

通志堂經解目錄

五

粵雅堂叢書

春秋或問二十卷 宋溫陵呂大圭圭叔人稱樸鄉先生受業於陳北溪之門人

春秋五論一卷 宋呂大圭

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綱領一卷 宋家鉉翁則堂先生入元北遷不屈放還此其北遷時作 何焯曰從天乙閣鈔本

專用左傳本

春秋經傳類對賦一卷 宋徐晉卿 何焯曰汲古李中麓鈔本 杭世駿曰此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

解方綱按類對賦北宋皇祐中作蓋亦以其近於類家故附置宋末耳然究不宜入經解也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元齊履謙延祐四年六月自序凡二十二篇前有目錄一卷言所以敘諸國統紀之義 何焯曰汲古元本顏書最精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元四明程端學時叔所採三傳以下之說凡一百七十六家自序在泰定四年四月

何焯曰元刻最精有句讀圈點抹因中有闕葉不敢擅增句讀圈點鄙見有無皆照元本而東海必欲一

通志堂經解目錄

六

粵雅堂叢書

例竟未刻句讀點抹惜哉方綱按此書前有問荅通論綱領及點抹例一卷中有所謂紅黃青黑側截點抹之別今尙刻於卷前而其卷內乃不刻之無怪義門之致惜矣

參合三傳本 參合三傳之書以此書爲最詳足資查攷

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元趙沆

專用左傳本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趙汭 凡八篇自序謂筆削之大凡蓋制作之原也

春秋師說三卷 元趙汭至正戊子述其師黃楚望之說爲十一篇又附錄二卷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 元趙汭 何焯曰東山春秋諸書名重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廬陵李廉至正九年七月自序所編諸傳据左公穀及胡陳張而以胡氏爲主然所引張洽語仍卽今所見張氏集注而非張氏之傳則知張洽集傳其書之佚久矣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七

粵雅堂叢書

參合三傳本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元新安俞皋撰其書備載三傳及胡氏傳

參合三傳本

讀春秋編十二卷 元陳深 清全入元不仕當人宋人列家鉉翁之後 何焯曰元人鈔本

參合三傳本

春王正月考二卷 明古田張以甯志道撰考一卷辨

疑一卷

三禮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 宋洛陽聶崇義自周顯德三年奉命參定郊廟器玉因采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至宋建隆二年奏之竇儼爲之序今通志此刻序無姓名者卽竇序也而無崇義自序朱氏經義考尚節錄聶序蓋舊本有之也 何焯曰汲古宋本序文稍有訛處已經改正書中訛錯亦多蓋通志堂刻本不依原書款式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

大

粵雅堂叢書

周禮訂義八十卷 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東巖撰東巖嘗撰周官補遺摘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其說始自臨川俞壽翁廷椿復古編而東巖與清源邱葵繼之然東巖所著訂義則以諸屬仍列五官而爲之說也此書採舊說五十一家宋儒之說又四十五家蓋言義理者略備於此 何焯曰李中麓宋本

膚齋考工記解二卷

宋林希逸

每段有圖雖未極

詳博而文頗明顯

何焯曰汲古宋本中有闕葉應

訪求補全

儀禮圖十七卷 宋楊復信齋朱子門人嘗爲朱子續編儀禮經傳通解此圖凡二百有五又旁通圖一卷分宮廟弁冕牲鼎禮器諸類爲圖二十有五 陳鱣曰吳槎客嘗以鮑以文所贈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則通志刻本之圖甚謬也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宋直祜閣崑山衛湜正叔櫟齋採集漢至宋說禮之言凡一百四十四家寶慶二年表進 何焯曰名重而書平平 又曰集說從兩

鈔本付刻皆未盡善伊人分校成部大有乖誤後數

通志堂經解目錄

九 粵雅堂叢書

年有項氏宋本爲骨董家所得中闕十餘卷其板最精且多魏鶴山序一首屢勸東海借校并補刻魏序未之從也其書今在金陵應物色得之真至寶也伊人擅亂補遺卷數另疏別紙

毛扆汲古閣書目云禮記集說四十二本綿紙舊鈔世無其書止有此影鈔宋本一部徐崑山所刻借此去寫樣而新刻後半部爲顧伊人紊亂次第幸存此本爲正 衛正叔自跋云紹定辛卯某備員江東漕

筦大資政趙公善湘見子集說欣然捐貲鐫木次年

秋子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越九年矣里居需次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補入增十之三搗來嚴瀨別刊此本庚子六月跋也所以有卷第幾之後添入幾條者乃趙公刻後所增也崑山刻書時下半部乃顧伊人所校對將後添者移入前去失之矣賴此本猶存衛公之舊

方綱按衛氏此書刻于嘉熙四年庚子慈溪黃氏日鈔云吳郡衛氏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此所謂嚴陵郡官本者卽此跋所云庚子六月刊于嚴瀨者是已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國子雅堂叢書

禮經會元四卷 宋錢唐葉時官龍圖閣學士諡文康與朱子友善稱竹垞先生其書凡百篇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宋永嘉鄭伯謙撰其目二十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宋山陰傅崧鄉 世所傳夏小

正與大戴傳文合傅氏始爲釐定以正文居前以傳列于後 何焯曰汲古宋人鈔本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元福州教繼公君善家於吳興趙

孟頫之師也 何焯曰每卷後有一紙最善惜尙闕
幾卷失記其詳應訪求補足方綱按此謂其每卷後
正誤也所無者第一卷士冠第十一卷喪服第十五
卷特性饋食此三卷之末無此正誤耳此須覓元朝
刻本攷之矣

儀禮逸經傳一卷 元吳澄 經八篇傳十篇朱竹垞
謂應列於學官

經禮補逸九卷 元新安汪克寬環谷鈔合三禮三傳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諸經之文以五禮統之與草廬之書不侔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成德撰 何焯曰不

足据 方苞曰張樸村以爲陸翼王所述按望溪志
樸村之墓云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徐司寇家

何焯曰衛正叔禮記集說內補遺在卷數後者

七十三卷 玉藻

七十六卷 玉藻

七十七卷 玉藻

九十三卷 樂記

九十四卷 樂記

九十六卷 樂記

九十七卷 樂記

九十九卷 樂記

孝經

孝經注解一卷 唐元宗 宋司馬光范祖禹 此合

明皇注司馬氏指解范氏說爲一書也丁杰云明皇所注者今文司馬氏范氏所解說者古文如何合爲一書 何焯曰李中麓本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孝經大義一卷 元鄱陽董鼎

孝經定本一卷 元吳澄 卽孝經章句

孝經句解一卷 元朱申

論語

南軒論語解十卷 宋張栻乾道九年五月自序 何

焯曰東海從天乙閣鈔來未可盡信

論語集說十卷 宋永嘉蔡節淳祐五年表進

孟子

南軒孟子說七卷 宋張栻乾道九年十月自序 何

焯曰東海從天乙閣鈔來卽以付刊後得最精宋本
余勸其校正修板未從也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覺軒九峯先生沈之子此
書後序在淳祐六年 何焯曰汲古宋本最精尙有
論語集疏應訪求刻之

孟子音義一卷 宋龍圖閣學士博平孫奭撰采張鎰
丁公著陸善經三家音義可補陸德明經典釋文之
闕非孟子正義之影附者比

閻若璩曰奭諡宣公真宗朝名儒乃置南宋蔡模之
後何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通志堂叢書

四書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宋格庵趙順孫撰其書一以朱
注爲歸 何焯曰汲古宋本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 宋真德秀 何焯曰李中麓鈔
本惜未盡善

四書通三十四卷 元胡炳文

四書通證六卷 元新安張存中 何焯曰汲古元本

四書纂箋二十六卷 元管道傳撰用王魯齋所定句

讀 何焯曰李中麓元本

四書通旨六卷 元鄱陽朱公遷克升撰編類之目凡

九十有八

四書辨疑十五卷 元人失名 吳中范檢討必英家

藏元本也朱氏經義考云范本是元時舊刻不著撰
人名氏是偃師陳氏天祥所撰

學庸集說啓蒙二卷 元餘姚景星訥庵

諸經總類 通志堂原目題曰總經解閻若璩
曰總經解三字不可通今改題此

經典釋文三十卷 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

通志堂經解目錄

通志堂叢書

孝經論語爾雅老莊前有序錄一卷序言癸卯追陳
至德初年也 何焯曰從遵王鈔本付刊伊人所校
滿紙皆訛謬武林顧氏豹文有宋本屢勸東海借校
未從也

七經小傳三卷 宋劉敞撰前世經學多守注疏至原
甫始以己意說經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
語異於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此

六經奧論六卷 宋鄭樵 黎溫序云是鄭樵唐荆川

碑編從之朱氏經義攷列入無名氏云其書議論與

通志略不合且漁仲上書自敘所撰經說無此書名
六經正誤六卷 宋毛居正撰訂易書詩禮記周禮春
秋三傳字體之誤居正衢州人毛晃之子 何焯曰
焦氏宋本

經說七卷 宋南昌熊朋來撰易詩書春秋儀禮周禮
大小戴記及雜說也 何焯曰其人博雅

十一經問對五卷 元何異孫撰設爲疑問如策對也
書詩春秋三禮論語孝經學庸孟子無周易

敏求記云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河南始分爲二書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而此已與禮記列爲三經矣 何焯曰汲古元刻付
刊惜缺序文後汲古復得一本序文特全寫刻樣付
京竟未曾刻 陳鱣曰此所謂後一本者亦元刊今
爲鮑以文所收以校崑山刻本補其缺矣

五經蠡測六卷 明福寧蔣悌生仁叔自序在洪武三
年闕禮記實四經耳春秋一卷亦甚少

凡一百三十八種

丁杰曰大約東海此書之刻爲一時好名之計非實
好古也陸清獻云差強人意亦爲虛譽

此目義門先生手勦者沈椒園先生嘗鈔板昔與小
疋進士共相商確謂東海門客固多舛謬而義門所
勦特隨手校閱亦有所未盡宜取原書細核而未暇
也至庚戌十月予臥痾五旬不出戶始取原書審核
爲之迴憶與小疋對論時又十年矣辛亥冬十二月
自沈州按試還濟南擬與學官弟子切究經訓諸書
因鈔板以當舉隅不足以眎博洽之士也北平翁方
綱記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三

粵雅堂叢書

右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 國朝翁方綱訂案先生在履已詳是書原稿桐川顧脩已編入彙刻書目稱納喇性德容若校刊何焯義門評論附先生稱沈椒園嘗鈔版卽此然容若鄉試出徐健菴之門遂受業焉經解其所刻而健菴延顧伊人湄校定者伊人以詞學名家校經不無舛誤故義門力詆之經術懸於天壤偶有差忒原許他人之糾正然亦何至若僮僕面目也乃先生亦稱義門特隨手校閱有所未盡曾與丁小雅商榷故並紀其言於卷末謂至庚戌始取原書審核焉蓋乾隆五

通志堂經解目錄跋

一 粵雅堂叢書

十五年先生年五十八矣復初齋文集有經解目錄序一經解目錄序二經解目錄序三共三篇第二篇第三篇均言不作總序之故第一篇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近有以不全本別爲目錄以眩人者故不得不就其原刻次第略舉卷帙原委錄爲目以備檢查而已殆作於庚戌以前歟又稱徐氏未入梓時仿宋槧楷書悉用此版樣寫成而後來却未果刻予前後見數種矣且以諸經如易李鼎祚集解書伏生大傳詩呂氏記嚴氏緝說春秋杜諤會議程公說分紀此內尙皆未有宜廣勸

有力者博取精校而彙刻之其議論博大安得有力者
搜求徐氏寫成本及先生所言各種並舊刻漫漶者而
同刻之與阮文達 皇清經解並稱我 朝兩大書也
又容若所著實名通志堂集 提要稱經解書成於容
若沒後版藏徐氏世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堂移之徐
氏實相傳之誤云並錄於此咸豐癸丑中秋前二日南
海伍崇曜謹跋

通志堂經解目錄跋

蘇米齋蘭亭考自序

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如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畢少董兒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鑿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帶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湍字並不損也然則考系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是以愚今所考但就今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焉而弗敢竊附於桑俞之編例也

蘇米齋蘭亭考

序目

一

粵雅堂叢書

爲卷者八 一曰偏傍尺度考此專以定武本言也 二曰神龍本考 三曰摘五字考則以今所需講者得五字也 非舊說之五字矣 四曰蘇者本考 五曰領从山考 六曰訂頴考 七曰趙跋考 潘刻考 八曰合集字考

是編於乾隆乙未秋初脫藁時齋壁有所摹蘇米書石故以名之 今廿有七年矣覆加校核始芟去冗複僅存此以俟再定 嘉慶八年癸亥秋七月廿二日方綱識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定武蘭亭偏傍攷

宋周公謹齊東野語載姜堯章契帖偏傍考凡十九條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方綱按今所見本皆不可覓橫筆稍出之迹此條須
善會之

年字懸筆上湊頂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國朝雅堂叢書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按歲字今所傳定武派之本實皆無點雖落水舊本
淡拓亦無點惟上海潘氏所祖石本及所翻刻吳靜
心本皆有點可與白石此條相證又按歲字山頭定
武本皆石外直畫緊收近中惟國學本及賴上本渤
海藏真本皆石外直畫微闊出向外而戍之橫畫覺
似縮短者此亦當由原本有點故臨寫時不覺山闊
而一狹是則亦有點之證也然則落水本所以不見

此點者蓋由石迹輕微所致可以推見褚本與懷仁所集崇字山下不見左二點之故耳落水本經白石珍賞而白石獨表此有點者蓋白石必嘗別見原石拓本曾與落水本對驗知此間之有點也非專疏此落水本也不然何以貴白石偏傍之考耶和字口橫出亦當以此意求之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之字處就迴筆不是點

按此謂前一流字今見落水本已昏糜不甚可辨然則吾前條之說蓋不誣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二

粵雅堂叢書

殊字挑脚帶橫

按此卽所謂蟹爪

是字下走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艸發筆之狀不是捺

按此擬以章艸最爲得之六研齋載一條云鮮于伯幾本欣字脚作九轉折似形容過甚矣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

按此謂十一行俯仰

殊字如蟹爪

列字如丁形

按此謂二十五行故列

云字微帶肉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按此句据石刻鋪叙載白石原文曰又云字微帶肉
乃唐古刻又云云字屬上句字微帶肉四字自爲句
字微帶肉者猶言定武肥本以對後翻之瘦本言故
言此乃唐古刻也今若截去又字似以云字專指古
人云云字則失之

洞天清錄集四條

痛字改筆處不模糊

按此處原是哀字

興感之由由字類申

按此特石泐所致非謂由字之勢似申字也今定武拓本亦有下畫似申長出外而微帶偏右者可知是石泐斜痕矣又米元章評褚蘭亭曰由字益彰其楷則說見元劉有定衍極注曰蘭亭多用篆法至於由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評云由字益彰楷則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按此條與類申義無涉

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如鉤

按此刀字是丁之誤也盛字無刀而此字之丁則勁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四 粵雅堂叢書

利如鉤也

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畫最肥直界脚十字下出橫闌外曾宏父審定訣云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續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字剗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粗九更長空一尾行言不盡

按此一條則亭列九字之損在五字損前

亭列幽盛遊古不羣

殊九字不全見桑氏考內此有資考鑒者然湍字實未嘗損也

落水本九字內惟殊未損越州石氏本及南宋時刻

玉枕本皆殊損而遊未損此當以落水本爲據也其遊未損者重勒時遊字未及鑿損故不見耳九字損在五字損前而九字內殊又最後損也後人因羣在九字又在五字不知何時何人偶以其所見本湍字或紙墨稍淪遂以湍字當之在曾宏父時已有湍字損之說則豈有南宋時湍有損迹而後所重翻轉無之者以今所見蘭亭千百種內從無一本湍字有損迹者故知此說後人訛傳不足爲據明矣羣在九字又在五字者九字損在前謂羣頂損也五字損在後謂其腳不見雙杈也故凡宋人摹刻者不知羣字有雙杈也

方綱續考廿九條

二行蘭字兩邊皆非丑

亭字內二畫是二非二

三行羣字起處諸本皆已損泐然定武本其頂側下也褚本則其頂平過也未筆雙杈則定武與褚本所同詳具下卷偶摘五字條內

至字點是由下倒挑結束之筆中間至自相垂注如行

艸勢然後仰而倒注作此點其以右、爲ノ者非

長字內是二非乙

四行彙字山下三點中間一直穿三畫而下詳具下卷
摘考五字條下

林字右一是左ノ帶過非另橫

五行湍字中間一畫之末有斜帶下勢而ノ却另起不
連

帶字上四直畫第三直最高第四次高第二又次之弟
一直最低此惟五字未損本乃可辨驗也褚本則無損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不損之別全以此爲定驗之法詳具後卷

左字工字中小直斜向左

流字右肩昂起

六行雖字吊內有迴筆而末實無點

七行叙字捺脚一筆中間肥厚陳繹曾跋所謂鮮于趙
氏二家本叙字波脚作螳螂肚形是也

八行是字日內二畫是ノ

風字內是ノ非橫末是橫頓非點

仰字末是直注其傍之圓肥者乃泐痕也

十行聽字十之橫起帶曲

十一行俯字付之寸橫是行帶與林字右橫同

十二行世字中間無小橫而右一直之尾有帶下橫過勢

十三行放字末捺不出鋒尖

雖字左中口有橫畫

十四行趣字耳之中三畫第一畫微靠邊內第二畫方縱出邊外作大折勢此字亦必以懷仁集聖教字準之按懷仁集聖教序記多用褚本亦間有足證定武本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者今所補者是因姜堯章原攷而作是以專言定武未及褚本也餘詳後卷

十五行斲得於已於字左直畫作搖曳三折

僧字口之左直緊對田之中畫似直帶而下者

十六行情字巾是右點倒折

按七行情字亦然特觀者不覺也

廿一行攬字匕是一點非二點

廿六行叙字末筆無尖

廿七行致字至中匕非點乃倒捲生下之勢

廿八行攬字L下接見字處頗似可容一點者而此帶下實無點

附考定武嫡裔舉其要者

東陽本與定武不同者十處

羣賢畢至至字上一點斜撇而下宋越州石氏本卽已如此

四行五行流字末脚俱有小趯向上徐壇長亦云

雖無雖字左邊中間作口下挑之末有點此挑末有點宋人星鳳樓本暨潘氏祖石本已皆如此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八 粵雅堂叢書

暢敘敘字左余之人右作一橫

風字內垂上作橫畫按此一筆子見真定武二本皆是啄撇非橫蓋末筆旣作重按之勢則垂首自必用啄筆此左右順逆章法也潘氏祖石本越州石氏本并程孟陽本國學關中上黨諸本與東陽同作橫蓋未可信將至將字左二點之上點定武真本停蓄向上潘氏祖本亦然東陽則牽下矣

旣倦旣字左下趯處作二筆此恐是石泐紋如下行慨字中間挑筆內泐紋之類耳

亦大矣亦字作三點

興感之由感字作一點

於斯文於字才作倒趨

東陽真本與翻本別者五處

羣字杈筆於秃末露出翻本失之

左字上橫偏左多出長半分許是原石泐迹翻本竟作長出之畫矣

幽字中直頂上泐出半分許翻者亦誤作過長之直畫於所遇所字个字中橫原本微俯而彎定武原石如此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九

粵雅堂叢書

翻本竟作一橫

知老知字矢之上丿原本是彎彎處石破一角翻本作撇

東陽本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跋不著歲月元忭隆慶五年進士第一此跋云翰林修撰則隆萬間跋也其稱唐太宗以石殉昭陵高宗嗣位以歐臨本代殉而真本至宋高宗渡江時命丙臣投於石塔寺井中蓋皆臆撰無稽之言而何跋云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於石塔寺卽古木蘭院井中掘

出此石缺其一角時在宣德庚戌此東陽本出土之顛末也然竹齋王佐跋云宣德四年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廟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按庚戌是宣德五年其四年乃己酉則此石或得於宣德四年而何跋在正統元年追述偶有參差歟至跋內云較之世傳率更摹本遠甚不知此本原於定武武卽率更摹本也乃欲推此爲右軍繭紙原迹在定武上豈其然乎然落水真本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十 粵雅堂叢書

古人古字不痛不字皆已半蝕而此本二字皆完好是本本入石又在姜趙之前則卽以爲薛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耳

東陽本跋王明清訛作王剛清此刻本之失

東陽重刻本無界絲其斷裂處皆空石不刻後跋云宋高宗南渡攜定武石刻以行至揚州或入於井宣德四年東陽何公爲運使得之井中遂攜歸焉此本卽趙松雪所謂鏡損五字石中至寶者太原王穉登又跋云此本得自東陽趙伯素筆法雄勁迥異它刻其爲真定武無疑延張用之雙鈎下石以公同好用之名應召膠東

人伯素名賢練東陽人永康黃一鷗識天啟六年丙寅九月重陽日關中張翹鏞後有右軍立像

國子監本在昔人曾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蘭亭在國學東廂是也其後退谷得趙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真耳然退谷所得柯本乃宋越州石氏所重刻亦非真定武也此本未入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土中故稱曰天師庵本顧亭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翁林以爲趙松雪所臨孫退谷朱竹垞皆以爲薛氏所刻副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爲此言誠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然然以爲薛氏所刻則非也攷薛氏重刻蘭亭在北宋熙甯時薛道祖於古刻鑿損五字爲識所謂五字者羣帶右流天也今所傳潘氏祖石之刻五字已損矣五字外如兩盛字峻列幽遊等字皆有泐缺卽趙子固落水本亦然獨此國學本五字旣未損而其他諸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甯以前拓本所摹勒者其所出爲最先矣雖上下界局視定武真本短二分許而位置逼真此非臨摹實是搨勒也以今所見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爽者則薛

氏當日以圭測景以柯伐柯必無纖微移失之理而此本所之既倦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亦字妄作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改易是必非薛氏所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摹刻而不能鑿指其爲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諸土中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洲韓敬堂爲祭酒拓數百本

國子監題名記韓世能萬歷十三年由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任祭酒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其後敲磨漸就剝蝕近今所拓其細僅存一髮矣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熙初所拓已不甚

肥也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十一 粵雅堂叢書

附記一條孫退谷摹刻定武五字未損本卽趙子固落水本也大約方勁似歐陽率更體是固應爾然九行察字一稍偏左而右低頗似以後來新補東陽本之六頭誤闌入者至於稽字禾旁無右點脩字入內之直畫上短與月頂平羣字脚無雙杈賢字捺放尖崇字山下無三小點雖字有點騁馬內僅二點殊字無蟹爪同字左直反長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由字下無伸長之痕未嘗不不字直畫末無缺痕後之之字末捺大放出尖

列字作丿非丁形述捺太短縮而低抑此皆顯然與姜白石楔帖偏旁攷不合者然此本實有退谷手書云右摹定武五字未損本帖尾有孫承澤印而每行上下界絲亦皆與原本分寸不合不知退谷旣得藏落水真本何以處處舛誤如此世間定武翻本無慮數十百種然皆不知其所從來果出定武真本否也惟此退谷刻本則是親從趙子固五字未損本上石者故特專舉此一種而其餘諸翻刻之失誤不必俚指計矣

定武蘭亭尺度考

用趙子固落水本爲準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見今所用衣工尺一寸至七寸之式

周艸窗所記宋紹興御府書畫式云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闊八分此不言其爲定武本而亦未言其爲何等尺耳按郎仁寶所記司馬光布帛尺則每行闊八分視今尺爲過之若以郎氏所記宋黍尺則又不及卽此以觀則宋時所用尺亦無一定之制而就此所傳宋黍尺布帛尺二種度式以準蘭亭界道

約皆已不甚相遠矣

第一行界絲頂線下至ノ

此會字僅露之頂

字泐處高六寸四分

分

自永字點至ノ字泐處高六寸二分

橫上寬六分五釐下寬六分九釐

所謂上下者但以頂與底言之中間

諸字之橫界不具記

第二行頂線至底線高六寸七分八釐

于字頂至事字脚高六寸四分四釐

橫上六分四釐下六分六釐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十四

粵雅堂叢書

三行高六寸七分九釐

也字頂至地字脚高六寸四分

所謂頂與脚者就其一字內之最高最低

處言之如地字則論其土後皆倣此

橫上下皆六分五釐

四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有字頂至激字脚高六寸五分

以上自永和九年之前一空行起至此有崇山峻嶺

凡無字者一行有字者四行落水本原是裝册此五

行係另翦開作弟一半葉今落水本雖已改爲橫卷

矣然此一行之橫寸分難以度計

五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湍字頂至水字脚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不可算以此行是其弟二半葉之首已經剪開者也

六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列字頂至之字脚高六寸五分

橫上六分一釐下六分二釐

七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五

粵雅堂叢書

盛字頂至情字脚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八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是字頂至仰字脚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

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觀字頂至盛字脚高六寸四分一釐

以上自湍映帶至觀字凡五行原係剪開作弟二

半葉

十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所字頂至之字脚高六寸四分

此係原翦開作弟三半葉之首行

十一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娛字頂至仰字脚高六寸四分八釐

此行之橫寬線痕紙墨已昏難以計算

十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一字頂至丙字脚高六寸四分六釐

橫界絲昏難計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十三行高六寸七分

或字頂至雖字脚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七分

十四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趣字頂至欣字脚高六寸五分三釐

以上自所以遊目至趣舍萬殊凡五行原翦開作弟

三半葉

十五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於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弟四半葉之首行

十六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知字頂至情字脚高六寸六分

橫上下皆六寸二釐

十七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隨字頂至所字脚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八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欣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一釐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能字頂至終字脚高六寸六分一釐

以上自於所遇至能不以凡五行原翦開作弟四半

葉

二十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期字頂至豈字脚高六寸六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弟五半葉之首行

廿一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不字頂至由字脚高六寸四分

由字下伸長之石紋不算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廿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若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八釐下六分五釐

廿三行高六寸七分

能字頂至虛字脚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

廿四行高六寸七分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大
粵雅堂叢書

誕字頂至今字脚高六寸六分四釐

以上自期於盡至誕齊彭凡五行原翦開作弟五半葉

廿五行高六寸七分

亦字頂至列字脚高六寸六分

此是原翦開作弟六半葉之首行

廿六行高六寸七分

叙字頂至事字脚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七行高六寸六分九釐

異字頂至攬字脚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八行高六寸六分八釐

者字頂至文字脚高五寸二分二釐

以上自亦由今至末并合後一空行爲原翦開之弟

六半葉

落水蘭亭自姜白石得於童道人時是一册子

見周公謹雲烟

過眼錄

今已改裝爲卷矣因記其偏傍尺寸是以并錄帖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九

粵雅堂叢書

後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蕭沈一跋又子固一跋凡五

跋以資考据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鄉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
楔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
更欲雪上車寒廩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八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
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丁亥歲大滂後孟堅到雪城南識蕭干巖孫沈首出示

蘭亭叙肥瘦二本此肥本也自後數年每會聚則必展

玩至庚子大旱歉知此軸歸玉鑿文室重來得再摩挲
若故人邂逅千里外云癸卯季秋甲子諸王孫趙孟堅
子固書

己未冬孟子固攜以見示恍如隔世子固素嗜此刻今
竟得所欲可謂得所歸子固得之猶僕復得之也蕭沈
季木父書於私邸

蘭亭刻稱定武爲古今絕冠尤以五字未損爲珍此本
自姜白石得之盧朝奉宗邁前跋來歷源流可證余不
必贅特余於此刻頗有前緣得之殊不易始丁亥歲訪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雙槐鄭君因指蹤識蕭君介父首見此刻知爲竒寶惟
沈虞卿貳卿夏小山王亞夫本同此三十年前初識也
後於俞玉鑿家雖見數本終不若此爲的當於余心方
其在蕭氏二十年間每聚會必展玩豈意出蕭而入俞
及俞氏既得又安意其它屬丁巳年爲滿師以古銅刻
漏及它玩取之玉鑿余所不知也戊午春經過無錫償
賣小宋言高幹辦者得此因往訪之果然驚異壽翁何
輕此而與滿有欲爲吾道地貿易於高搖手不許盤礴
五日不得其門而歸每悵然失於蕭又失於俞也已未

春見滿師欲屬其求之滿言非半萬券不可余亦忍痛有破費而定盟秋中滿以書來言可得因攜此數以躬聘粵兩月盤旋霄上乃得入手喜甚季秋廿五日揚風帆自雪城東關言歸道昇山山風逗帆覆舟幾殞命由此刻也造物見護存一線失意不死而此珩亦略滄溼起之溪流中其它行李盡不顧披溼涸渾即投小寺烘焙不損壞記造物之惡劇也如是是嫉余得此珩耶戒余浪游逐末不顧家事邪不輕付工匠且從粘葺聊記云爾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爲我物幾死猶不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余有此哉仲冬廿四日書成日甲子先一日得雨占冬晴尤爲家國同慶孟堅子固書

姜白石所藏蘭亭載桑氏俞氏考而前後有互出者桑氏考載白石所藏四本其第一本有山谷周翰跋者白石自跋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此本歸檢校黃學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俞氏考載姜白石跋本藏俞松家者有白石三跋前二跋即今見落水本內之白石二跋後一跋癸亥六月九日天乃大熱其云天乃大熱正是對前跋雪後寒凜而言是此本後之跋無疑

也又一跋云題蕭千巖所藏本有山谷周翰題字云云亦在嘉泰壬戌十二月此與落水本同在一月卽桑考所載白石藏之第一本而云題蕭千巖本則是蕭千巖家非止一本也俞考以白石三跋之本列於前明言藏俞松家而以姜題蕭千巖之本謂有山谷周翰題字者列於後不言藏俞松家其爲兩本判然明白則知桑考謂姜以他本聯此跋是此白石藏之第一本卽山谷周翰題字之蕭千巖本而非後來趙子固之落水本也明矣趙子固於理宗寶慶三年丁亥初見此本於千巖之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孫沈家上距嘉泰壬戌已二十五年乃千巖之孫沈非親見千巖也此與姜白石題千巖本非一事也合桑俞二考詳核之知趙子固之落水本非桑考所載白石家第一本有得自童道人一語之本也實卽俞氏考所載俞松家藏一本有白石三跋并李秀巖跋者也惟白石第三跋及李跋何時爲人割去而趙子固得此落水本時尙有白石第三跋及李跋皆在卷也李跋論鑱去五字二語蓋通舉蘭亭帖之前後大體言之非謂此本鑱去五字也不特五字未損無可疑而帖尾有俞松小印

之二半九足爲證且袁起巖跋汪季路本所謂肥本有粉紋者亦正與落水本相印合又桑氏考所載白石藏第四本亦白石得自盧宗邁是五字不損末後有一空行蓋亦與落水本同得於盧宗邁亦可以相證矣

附東陽本尺度大略

東陽本尺度與定武大略不相遠惟以東陽本今經斷裂其每行上下斷縫相錯處偶有疎密難遽以寸分定之今姑略記一二以備考

永至 八六寸二分

又重刻一本
六寸一分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于至 事六寸四分

重刻本
六寸三分五釐

又重翻一本甚瘦者
六寸二分五釐

大約如此今以其石斷再分上下二層記其略於此

永至 歲二寸八分八釐

重刻本
二寸八分

于至 陰二寸八分

重刻
二寸七分八釐

又重翻

二寸七分五釐

癸至 初二寸七分強

重刻
二寸七分弱

蘭至 事三寸一分

重刻
三寸一分弱

附東坡題跋一條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

於今所欣改作向之

豈不哀哉改作痛哉

良可悲改作悲夫

有感於斯作改作斯文

凡塗兩字

良可

改六字

因向之痛夫文。此連夫字算入改六字。則前所列良可悲下少也字。

注四字

崇山二字外不知其二是何字也坡公又云會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此沿舊說以僧爲會此坡公意謂會亦旁注之字又不知其一是何字也然晉書載此文本無會字僧權署名止

蘇米齋蘭亭考卷一

一

粵雅堂叢書

餘一僧字蓋定說也坡公偶失考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二

大興 翁方綱

神龍蘭亭考

世所傳神龍蘭亭者褚臨本也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引何延之蘭亭記貞觀時供奉搨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實偕肄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且引寶晉書史所贊蘇耆家本以證之又廣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一 粵雅堂叢書

川書跋云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攷唐中宗復位改元神龍又改景龍乃傳至睿宗元宗而此帖既云太平公主借出遂亡則是神龍年間借出以後未嘗復還唐內府也而何以有開元小印乎且同一貞觀時所藏之本其定武本不聞有貞觀印也而何以神龍本貞觀神龍諸印不一而足卽以岳倦翁所云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著是自唐初計至北宋爲五百載始用小璽其理爲可信也而此本於神龍年間太平公主借

出時何以遂預知其必不還歸而多用貞觀神龍諸印以爲記邪此則事理之不可信者也且廣川明言神龍中借出遂亡正謂此本既亡之後世間無復有所謂神龍本耳而此外他書亦更未見記載某世某年神龍本復出於世之事是以愚曩嘗著神龍蘭亭辨大抵以定武本根據可信而神龍本之說無根據不足信也然愚此辨以爲神龍本不足信者謂以今世所行此本指爲當口神龍年間借出之本則不可信乃若就今所行褚臨本言之則此所號稱神龍本者尙是褚臨之可信者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二 粵雅堂叢書

矣何以言之計今日所稱褚臨本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張金界奴本曰穎上本曰鬱岡齋知止閣快雪堂海寧陳氏家所刻領字从山本皆云褚臨之支系也而神龍本與定武異勢約舉其最易見者一則第七行暢字左頂上逆曲也一則八行和字右口內捲複也一則十行聽字耳下多疊筆也一則每攬二字中畫皆分作二層也此四處者惟每攬二字中畫分二層諸本皆不依之此或原蹟偶然紙墨之淪敝所由致此之故無從臆度矣至於暢之左頂逆曲和之右口捲複聽之耳下

疊筆則諸本或小同異而其中有可言者聽左旁之疊筆惟穎上本無之和之口內捲則諸本亦尙皆輕微惟神龍特加厚重竟似多出一筆至暢字左頂則神龍本顯然特出迴折向內之逆筆作斜下之勢乍看似涉怪異而愚竊有說者此諸褚本皆非褚真迹也獨此神龍本尙是謹依原迹摹之故於其多出之筆勢絲豪無敢改焉卽以每攬二字中畫之分二層亦不問其何因致此而必謹依之也至於穎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意者別自重摹以爲得其意可矣豈應一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一悉肖其形是以此數處不盡依之其筆意亦漸圓活輕秀非復若神龍本之點畫深重者矣今卽以暢和二字言之神龍本和字口內捲人之複畫本圓也而複之似方於是竟儼然曰字也此則觸後人之駭目而不辭者何也當日初摹原蹟欲其太似而失之過也前人之執迹不如後人之圓活善變者此類是也穎上本則口內輕帶圓和之至矣其不知者反欲推穎本爲無上神品爲右軍真蹟上石則失之甚者矣至於暢字左頂則實因申旁中曰之末橫作逆挑而上自必與中直之頂

逆折而下之勢相爲翕應不得因定武所無而遂異之也然卽定武此處左頂原自修長必無頴上諸本故爲縮短而反得真之理也卽張金界奴本及快雪諸刻皆不敢公然效其斜折逆下矣而尙或存其頂上逆撲之意至於頴上本及翻刻蘇太簡本則此頂反短較低一分許以爲後人重上石時不得已而調劑之計已爲不善變矣而豈得轉以頴本爲真乎據此一處則知所號稱神龍之本實是在前從原蹟謹依而出者而其餘諸本皆遞相沿仿耳頴上本有永仲印永仲者米元章之本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友蔣永仲也米老嘗記蘇氏所藏蘭亭有唐摸絹本在蔣長源處而王弇州謂米老故稍錯綜又云米老狡獪變化要以書家沿革源流朴厚者居先而輕逸者居後則如近日徐壇長震驚於頴本之神韻謂是右軍原迹者總坐不考之過耳米老所云整字賊豪者吾聞其語未見其形也岳倦翁以爲此必繭紙所原有吾惡從而訛之故吾今非敢以神龍本遂爲褚臨原本也然而米老又云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則他本所無而獨此舊拓神龍本後懷字果具折抹之筆此其褚

本之可驗者矣又褚本是唐時所臨非若宋以後有五
字損不損之殊而此本帶字上四直法最爲得真此則
又褚本之可驗者也孫月峯書畫跋載王氏跋有劉
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而月峯跋之云司寇卮言中
又有論褚摹蘭亭一段證辨甚詳覈稱張澂石本作六
月九日大江濟川亭云云然則循王本卽米跋本也而
胡若思頤庵集跋劉無言本云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
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
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五

國雅堂叢書

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頤庵此跋
乃以蘇米所藏者推廣汎言褚本耳非謂蘇米之褚本
卽是劉無言所重刻也而王弇州誤讀頤庵此跋直謂
米跋一本是劉無言所刻非也頤庵此跋云劉刻亦有
會字正借張澂本對言之張澂本有會字故云劉無言
刻亦有會字則劉無言所刻非張澂本明矣按會宏父
石刻鋪敘云元祐五年庚午所刊祕閣續帖第五卷有
蘭亭敘此帖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岳
倦翁寶真齋法書贊云建中靖國初祐陵賜錢刊祕閣

續帖劉燾無言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獨被旨專董斯刻
据此則元祐祕閣續帖第五卷之蘭亭卽劉無言所刻
也胡頤庵在明初知其爲劉無言刻而不言其爲神龍
本則可見此本前後有神龍書府及貞觀開元諸印者
皆後人所增人以炫人而不可執此以爲是本之品目
者也若又誤執弇州諸家以爲西秦張澂所刻本劉無
言重摹刻之則張澂南宋人劉無言北宋人張澂此石
刻於嘉熙庚子乃在劉無言刻此本後百四十年而劉
無言反重刻張澂之本此則明代諸人不知考證之過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也且董廣川又云仁祖時關中得蘭亭墨書人錄字畫
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
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武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
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較量固有勝劣廣川又云
余觀世所傳蘭亭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
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
据廣川此二條足知元祐祕閣續帖之本與定武異勢
今以此本驗之廣川不啻爲我下注脚矣而廣川後條
又覆論歐褚却不同於諸家之指定武爲歐神龍爲褚

此則鑒家各以所見爲說奚必盡同要以定武爲歐臨本神龍爲褚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而此本在元祐祕閣續帖初不聞系以神龍蘭亭之目其貞觀開元神龍書府諸印不知何時何人所加入者矣又袁清容集云神龍蘭亭宋時入德壽御府相傳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奠雁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之据此則南宋時已有神龍本之目然此亦不過北宋之末或南宋初好事者以祕閣續刻褚帖翻刻加前後諸印以冒爲古物耳且卽以理宗內府所藏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其目具在輟耕錄而無神龍之品目則知神龍本云者是南宋時炫人之品而下嫁之奩用以增新耳未可因清容集載此事而謂古有此品目也今自四明豐刻之石以逮後來重翻諸本無不前後纍纍貞觀開元神龍諸印爛然惟此祕閣續帖原本無此諸印而羣帶諸字合於定武合於懷仁集書則今日考鑒褚臨本者必於是乎取則焉而神龍之品目存而不論可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三

大興 翁方綱

蘭亭偶摘五字考

羣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已損

趙子固落水本 已損

越州石氏本 已損

國學本 已損

按國學本舊拓者羣字頂側下之勢尚可

辨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一 粵雅堂叢書

東陽本 已損

關中本 已損

潘氏祖本 已損

星鳳樓本 已損

程孟陽本 已損 頂側尙微可辨

吳靜心本 已損

王曉本 已損

宋葆淳所藏宋人重刻定武本 已損 頂側尙略可辨

凡定武本世所傳皆羣字已損然實是頂筆側下與褚

摸本平頂方折者不同

上黨本亦定武摸本也而羣字頂筆平下又非褚本卽此一字則上黨本之杜撰明矣

後人臨本刻於石者如快雪堂趙臨本尙存頂側之勢停雲館薛臨本則不可見矣

竊嘗論之定武蘭亭相傳出唐初禁中真本謂是歐臨而羣字頂側下褚臨本則羣字頂平折而下而釋懷仁集聖教用唐祕府所藏右軍真迹爲之乃此羣字皆平頂也若謂二者或有一之不得真卽定武與褚本此羣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二
國雅堂叢書

字脚雙杪皆相合者何也若準懷仁集右軍書言之則似當以羣字平頂爲正矣豈定武出自歐臨而率更好爲險勁之勢故用側下乎愚所以不欲駭看褚臨暢字左申直頂之過曲而轉疑定武遷字西下橫畫之緊接也愚豈敢轉疑定武本乎且定武本是率更手搨此固前人成說也而究未見所從出之書則蘭亭此等處實以定武爲正抑以褚臨爲正學者竟當闕疑耳

羣脚雙杪考

羣字下直作雙杪者定武本褚本所同也褚本以三層

並貫雙杈詳具後條矣而定武本之雙杈日久漸不得真不可不論也今具條析於此

此下直之雙杈以懷仁集聖教爲真券聖教宋拓精本

無不三層貫此雙杈者當日右軍繭紙佇興而書忽作雙杈乃一筆直下非雙層二筆

也至懷仁所集乃竟作雙層二筆以致後來米臨竟有

作極細之另落一筆者後人之臨勿怪也懷仁上距馮

湯輩纔三十年耳豈未見馮湯手搨之蹟曾是馮湯輩

手搨之蹟有此雙層重落筆者乎此則聖教雙杈作雙

層落筆又其不可信者矣至如前幅尊羣生句羊之下

半三層惟第一橫尙平橫而過其下二橫乃中間讓出

雙杈之直筆將二小橫之中間留作空石此第二第三

之兩橫斷析作前後四截有是理乎不解爾日上石時

何以舛謬至此此在今日亦必得北宋精拓本始能悉

此曲折若近今拓本紙墨已昏併此三層相貫亦莫知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矣 據此攷之則定武本既是唐時勒石則其中直杈勢

卽不必三層俱貫亦必當自第二橫間已具杈勢也而

今所見極舊之定武本亦頗不同今就所見略記之

趙子固落水本此直雙杈僅上透至第二橫之下半

惟關中本三層俱透雙杈此在近今所拓已極明白

國學本以舊拓諦審亦尙不止於第二橫以下雙杈

東陽本以舊拓諦審亦不止下一層雙杈

陳伯恭所藏舊本云宋拓者僅露下一層末杈少許其

紙墨極舊而却非後拓之昏翳此宋時重刻無疑

上海潘氏本亦僅下層未略見杈意此是宋時所刻
餘如南宋游景仁所藏宋時翻刻定武諸本多不見雙
杈矣

又聞吳門某家之陳直齋本尙未得見則所見以落水
本爲定也又如安姓所記譚崇文本稱爲定武最佳者
不知今在何處書此以俟之

羣腳杈筆說

蘭亭羣腳之杈筆未有若懷仁集聖教之明白者然懷
仁所集字必依其借自唐內府之本爲之而何以此杈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四

粵雅堂叢書

筆作雙層重落筆邪其去馮湯諸人初搨蘭亭時纔三
十年曾是繭紙眞蹟羣腳有雙層重落筆者乎然而今
日所見蘭亭莫先於趙子固落水本落水本羣字杈筆
惟下二橫有之其上一橫固未有杈勢而懷仁所集則
羊下三小橫畫三層皆貫以杈筆也定武摹本其稍在
前者杈勢上透至二層之末而止耳其後摹者或僅下
層一橫之外其末略具杈意如是已矣惟關中本則三
層皆貫杈勢準此而言則豈非落水本亦未有懷仁得
真而惟關中本所從出者爲最真矣居今日不得見古

繭紙蹟也請循其本言之永和之稷集也右軍佇興而書纔寫罷首兩行而忽有末杪之筆此亦神到出於不覺耳而前二行皆未有杪勢卽羣字上半亦未有杪勢下三橫畫亦未有杪勢則此末筆之偶出杪勢亦不過如落水本之下二層有杪勢此理之可信者若其自上一橫已有杪勢如雙管齊下則斷乎無此理者也若以懷仁所集必爲可信則如崇字山下三小點懷仁所集僅有右一點其可信乎若以定武諸本所摹皆不足信惟關中本爲足信則關中本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五 粵雅堂叢書

其可信乎吾所以仍守定武之落水本爲定据則彼重摹定武本之杪勢如國學本如東陽本上及於其中第二層者皆當準落水本爲之圭臬也趙松雪之獨孤本今已燒昏僅見羣脚如極厚之一直而已不見杪也固是燒昏亦由其原拓本在最後所以松雪目爲退筆書山陰興集之日豈有用退筆書者此松雪失考之言本不足憑而要亦足徵其杪勢不甚可辨所以如米臨意不甚取肖者尙有杪勢而趙臨無杪也豈惟趙臨哉南宋時覆開之石如游相所藏之玉泉僧本臨江王沈本

皆無杈也豈惟定武摹刻本哉褚本卽懷仁本杈極分明者而四明豐坊本海寧領从山本以及張金界奴本穎井本皆無杈也約而言之今姑勿深論羣頂之側下如定武者得真乎抑褚本之平頂者爲真乎卽如遷字吾亦未敢必以褚本不及定武也蓋唐初如太宗元宗書遷字皆與褚本合不與定武合卽定武果實出於歐臨果實出於貞觀時上石吾聞其語矣而究未見所從來之原書則亦且勿專執也獨有此羣脚之杈筆則雖以懷仁所集最爲明白而必以落水本爲準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六 粵雅堂叢書

褚本羣字頂筆平折諸本皆同

此頂褚本平折惟懷仁集聖教序導羣生拯羣有二羣字其起一筆平折極清勁不似今所行神龍以下諸本之帶圓勢也諸本惟穎井本之起處方折最爲得之穎上重刻本已圓熟失真矣穎上本惟此字頂筆吾有取焉

穎井真木此羣字頂上一方折筆甚爲清勁足與懷仁集聖教相證其重刻穎本則不然矣卽此一筆已足爲審定穎上本真僞之訣

末脚雙杈劉無言所摹舊本其雙杈三層俱貫與懷仁所集正同而卽世所傳摹神龍諸本亦無不末脚雙杈

者至如張金界奴本及領字外山諸本則此末脚雙杖竟不可見矣夫以沙門懷仁之集右軍書昔人謂集與習義同則但撫大局而不依其雙杖可矣然懷仁所集羣字兩見一皆依其雙杖又見高麗國唐元和八年神行禪師碑沙門靈業書多仿集右軍字其中羣字亦頂筆平折末脚雙杖與褚本悉同而何以諸家依樣摹勒如所稱蘇耆家本最有名者乃與張金界奴諸本皆一筆直下毫不存雙杖之勢且甚至於穎井本此脚單纖直垂更不成說矣所以褚本真蹟固不可見卽所稱蘇耆家舊本亦不可考而尙賴神龍本之存也徐壇長乃獨推穎井本是尙得爲知書者乎

崇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崇字山下三小點全

落水本三小點全

孫退谷摹刻本此三小點皆不見矣按落水真本嘗藏於孫氏硯山齋退谷所摹刻五字未損本卽落水本而羣字無雙杖崇內無三小點則信乎真鑒者之難也

越州石氏本三小點全

天目山房本三小點全

王曉本三小點亦尙微可辨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七
粵雅堂叢書

重翻王曉本若微見中點而無右點

程孟陽本三點亦尙微辨

潘氏祖本僅見右一點卽世所行偽絳帖之第二本

潘氏重刻本同卽世稱吳靜心本

東陽本僅見右一點

宋趙侍郎不汴本與東陽本悉同而崇字山下三點只

見左右二點其中間直畫穿上故中間一點不可見

關中本僅見右一點

國學本三點全不見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八 粵雅堂叢書

星鳳樓本三點全不見卽世所行偽絳帖之前一本

上黨本三點全不見

定武本崇字中直諸本皆一直穿一頭及下二橫畫惟

細翫落水本乃是下一直畫穿過下二橫畫再上未及

一頭簷下而稍有中斷之意此與懷仁集聖教崇字相

合其一中間一點直穿下此所謂中一點者却在山將

及示字上畫而小住下乃另作一直貫二畫而神氣微

似與上點相連者按懷仁集右軍書有用定武本者有

用褚本者此佛道崇虛崇字却是用褚本然而實與定

武本可以相證

越州石氏本一直上下相貫

潘氏祖本一直上下相貫然此本一下示上其直畫微見中間略似斷續之意特未顯耳潘氏重刻本則中肚肥出遂失此意矣王曉本則直下與諸本同

東陽本一直上下皆貫

星鳳本一直上下皆貫

關中本一直上下皆貫

國學本雖亦一直上下皆貫而上重下輕尙微似可會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九

粵雅堂叢書

原本之意

上黨本竟作一圓點固大失之然亦足見其微存上頓之意耳

崇字褚本

褚本崇字山頭從左一筆逆挑起中一直微長略有穿下之意此中直之末却是微微向左蹙起作勢此惟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最得其真評稷帖崇字褚本者當準此爲圭臬

定武本崇字山頭亦是先從左逆挑而中一直末不露

鋒是以品定武者多不留意竟似先中直而後左右者矣其實定武崇字山頭先左挑次中直中直雖無蹙起勢而神理左向故仍反折以起右直與褚本同也不深究褚本亦無以得定武耳

渤海藏真本崇字山頭中直最合

次則海寧查氏石本亦具中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然視渤海藏真本則過於有意矣

次則知止閣本崇字中直末不蹙起此與神龍本略同尚不大失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十

粵雅堂叢書

鬱岡齋本則已似先作中直者矣然其左直挑起處尙微有近似先從左挑之意故與快雪近而稍勝於快雪也

快雪堂第二卷所謂洛陽宮賜高士廉本崇字山頭竟是先中直而後左挑與尋常寫山字者無異

山左吳氏刻本亦與快雪山頭同

此六本皆所謂蘇耆家本之支裔故並論之其中惟知止閣本與神龍本山頭相近而愚不與神龍本並

論也

陳緝熙刻本崇字山頭中直向右連帶竟作一點斜過行艸勢此中直變勢之最甚者

按此是孔雱谷藏本石上有緝熙印者終字末作三點而末句文字却不作文据此則渤海鬱岡知止快雪諸本所謂出於蘇太簡本者末句文字作文又非必盡由於陳緝熙所摹揚矣說詳後條

張金界奴本今所傳摹者三本餘清秋碧戲鴻也而此崇字山頭則戲鴻堂中直斜帶向右尙不大失而其下一點則不辨其爲中三點內之中央一點否矣此摹時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七

國子雅堂叢書

本不明白致斯累贅耳然此處則戲鴻尙勝於餘清秋碧也再次則秋碧雖亦仍其中直向右斜帶之意而左一筆下橫平過則較戲鴻又多此一失也至於餘清齋本則中直重濁垂下減其點矣此點雖本不足据而此直垂下至於如此之重濁過長是何說哉此三本者皆不足述也而其山頭中直之失又各有等差亦不得不分別觀之

穎井本則近似神龍本之中直不蹙起者矣而又添一流弊者其右一直筆微作折下尖垂之勢此亦尙清勁

不爲害也至穎上學宮本已失其中直帶下在中一小點矣而上三筆大致尙不害乃穎上重刻本輒將其右一筆垂下之末勢與其下之中一小點相混合竟似此右筆牽過甚長者則穎上重刻本之誤也至近日巴氏重翻穎井本又誤將此右筆斜垂帶之中一小點謬屬於中直之尾又恰似與餘清齋誤翻張金界奴本之中直下垂者同矣一穎井本之中直而傳訛如此

神龍本崇字中直與聖教正同但無其末小蹙起之意耳愚謂此蓋神龍本摹勒失其初意也其原本必合懷仁所集末有小蹙起勢者今不可考矣此崇字山頭必應以懷仁所集爲正者也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七

陶亨雅堂叢書

或曰旣知此崇字山頭中一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則向左蹙起正與左外一筆相連豈非先中直而後左挑乎予曰不然第觀懷仁所集最分明其先以左挑一筆者開局甚寬也其中一直與右一斜下之直相緊接者其勢連下也此爲先左挑而後中直無疑也中直末若不向左蹙起則右直無由緊接也此疎密迴合天然章法也

崇字必以懷仁集聖教序爲圭臬而聖教近時拓本此字山下右邊小點有略可辨者有竟不可辨者子見宋拓精本數十篋矣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邊一點竟是舊存下半而上半被掩去者此與左二小點之失皆不可以臆推也爲影揚郭本於此以資印證嘉慶丁卯五月二十日

郭氏本崇字影樣

崇

畢下郭允伯所藏宋拓聖教序崇字如此

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從來所見聖教未有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如此分明者

此外如元祐祕閣重樞本如明晉藩藏本如四明天一閣本右點雖未極犀利而皆不及此之得真也

崇字褚本山下三點考

按崇字山下三點在褚本尤有關繫蓋諸本之原流同異胥於此證之今略區其細目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顏井本曰張金界奴本皆各以類附焉

神龍本

北宋劉無言所摹於祕閣本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
按懷仁集右軍書實是如此此本最爲得之

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石是豐道生所刻神龍本

晉府所藏神龍本

徽州程氏所藏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所見神龍四本皆右點微似小橫蓋由原本此
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而摹者不知以致悞似橫
畫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西粵雅堂叢書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右點微有迹不分明此蓋石久泐
之故

揚州所刻開皇二本三點皆不見

陳緝熙本三點皆不見

鬱岡齋本三點皆不見

知止閣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孫退谷謂是西川胡菊潭所收領字从山本
卽米老所刻三米蘭亭也然實與鬱岡快雪同一本
耳

快雪堂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題云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
貞觀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書攷是月庚辰朔癸未是
二月四日也然是年虞世南卒是褚遂良入直未久
也豈遽以褚所臨本而太宗御題云正本第十九邪
且其中頌字加山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改原勢謂
是蘇太簡家藏本之支裔或經後人別搨者則可若
竟因前有唐文皇御題而命曰褚本可乎

近日山左吳氏藏褚臨石本

中間盛至盛用頴上本摹
補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五 粵雅堂叢書

近日海寧查氏藏褚臨石本

中間盛至盛用鬱岡本摹
補

此二本亦三點皆不見皆謂出於蘇太簡家本然此
二本既皆補摹中間盛至盛之三行則此二本皆在
海寧陳氏渤海藏真石刻之後不足置辨者矣

渤海藏真本右一點尙可見此可以想見所謂蘇太簡
藏本者

安氏書錄云蘇太簡家蘭亭有米元章跋贊小行書
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僞本於前
後多明人題識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真蹟陳緝熙已

刻石行世陳好鈞摹遂揚數本亂真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並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

穎井本右一點尚可辨

穎上學宮本右一點最分明是所据之穎上原本視今所拓者明白可證也

穎上重刻本右點亦微可辨

近日巴氏重刻穎上本此右點竟失之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三點俱不見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六
粵雅堂叢書

戲鴻堂張金界奴本右點不見而中點切近山頭中直之尾似點似橫甚謬

秋碧堂張金界奴本似存中一點者其謬與戲鴻堂同慈谿姜氏二石本其弟二本右點似橫蓋依世所行神龍本也其弟一本左右各一點中間用絲筆帶過則又因右邊之點而誤爲左右各一點尤失之矣此姜氏二石本不足置論而近日尚有從此又加重刻前後妄增

舊題并舊印以舊紙墨拓之冒爲宋拓者按崇字山下

三點惟定武舊本尙可驗也褚本則雖舊本亦僅見右

一點之橫帶犀利耳今以懷仁集聖教宋拓本驗之亦僅見此右點而懷暉實際寺碑天寶二年所立其崇字亦已如此此卽其時學懷仁集書者之明證也豈褚臨原帖尔日摹出之蹟已如是歟抑因石迹輕微而拓手已失左二點歟是不得而臆斷者矣

又西林石刻文衡山所跋崔淵父藏米臨褚本崇字山下右一點亦同此

高麗所拓唐貞元十六年新羅鑿藏寺碑兼有懷仁大雅所集右軍字內崇字山下三點皆全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七 粵雅堂叢書

崇字褚本下直考

崇字褚本下直以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爲圭

臬合此者是也不合者非也上點穿八而下下直穿弟二橫畫而上

陳氏渤海藏真帖崇字雖纖弱然與懷仁所集最合足見所謂蘇太簡家藏本者此尙存其意耳

世傳所謂頴字从山本卽此渤海本之支系也不獨海寧查氏所刻維憇堂石本卽是陳氏渤海藏真之本卽至鬱岡齋本以及快雪堂刻洛陽宮本此三本雖多失真而此崇字下直尙微近之

山左吳氏一石亦從此出而此直穿上處僅露毫髮蓋
刻手不喻其故耳

孫退谷所刻知止閣本雖其自跋稱是三米本其實亦
從此出也而此直竟在弟二橫下更空少許斯為最訛
矣

按褚摹本刻於渤海藏真帖又經海寧查氏山左吳
氏二石及鬱岡快雪諸刻皆非蘇太簡家原蹟真本
矣就此五本中則渤海與吳氏二本下直又稍短而
查氏下直又稍長也若以懷仁所集準之則查氏稍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六
粵雅堂叢書

長者為合然又嫌其過於輕削也懷仁所集此直通
貫二橫神氣凝重所以不得不折衷於定武矣此一通

貫下二橫然却是分上下二
層非通連作一筆又詳見後

惟其下直貫下二橫所以神龍本此直竟若正連一
間之大點者與渤海諸本之輕削正相反也然而其埋實
相濟也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此直上穿及弟一橫而止最合

宋刻祕閣本劉無言所摹
即神龍本

晉藩所藏神龍舊本

四明范氏所藏石

豐道生所刻
卽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歙程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神龍新舊諸本皆下直過長竟若與一間大點通連成一畫者矣

按定武諸摹刻本皆以此直作上下一貫其致此之由與神龍諸本正相發也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山下旣橫遞作三點矣而却又以上下一貫之直畫掩其上三點之中點而直注以下似乎趙集賢於蘭亭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九 粵雅堂叢書

諸本源流正變未經深考耳

松雪此臨本
是臨定武本

又按此下半宗字上點與下直似貫下者蓋不惟右軍也北史徐遵明見鄭康成論語注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曲爲之說蓋隸楷以來宗字中間近似一直穿下魏晉六朝多此類耳鑒古者所宜知也

又按崇字中直總以定武爲準而定武摹刻諸本以此直竟作上下一貫者究非正也當以落水本爲準上作一正中之大點此大點正在上三小點中一小點之下穿入一內絲忽而略止其下乃又從下二小

橫間另起一直與上大點之勢相際在杪忽間若卽此上一大點之筆勢絲斷神連者却又是一筆却又相貫稍不精細便摹成一貫穿下矣

秋碧堂刻張金界奴本

戲鴻堂刻張金界奴本

餘清齋刻張金界奴本

此三本皆下直不穿二橫此其失同也而餘清齋刻又誤以一貫大點斜注向右與其山頭中直之過垂若相配者摹帖之弊至斯而極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穎上本此直畫亦似上下一貫而上頂濃重中間輕帶微有向左欹彎之勢又其中間向左微彎處若有近似極細之杈出者此非畫中所有乃因此崇字旁挂此特其界格之絲痕耳穎上重刻本則并此摹入中彎畫內矣

按穎上本此直中腰有似向左微彎者蓋懷仁所集此間中斷故似有另起之勢非中作微彎也觀此知穎上摹本之所從出最肖懷仁所集形勢而摹者不察遂致斯歧誤耳

又按四明豐氏摹刻神龍本與繆氏所藏神龍舊本
此下直之脚若作渴筆杈極勢此不知其所從來之
原蹟如何以致此矣懷仁所集此直下脚實不如此
帶字四直考

帶字上四直中間右直最高次則右邊外直次高再次
則中間左直稍次高又再次則左邊外直最低也此四
直有準然後定武本褚本之權量定矣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定武落水本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星鳳樓本

國學本

關中本

褚臨者惟北宋祕閣劉無言摹刻本

此皆四直高下次弟允合者

定武本內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王曉本程

孟陽本此皆帶字已損無從考矣然東陽本潘氏祖本
就其泐損處微茫體會四直高下尙可以想見原本之

意

自餘若上黨之摹定武本則四直齊平矣
褚臨者神龍諸本以及渤海鬱岡快雪知止海寧查氏
山左吳氏諸石所摹蘇太簡本餘清秋碧戲鴻所摹張
金界奴本及穎上本皆以右外直筆與中間右直齊平
此已皆失之矣

其有四直齊平者則益失之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四
直齊平者也蓋書法至元之趙文敏亦止概賞行筆之
意趣而已猶之宋後學者多空言義理而不深攷訂也
又如揚州所刻開皇本則中間右直反較諸直稍低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褚本暢字考

第七行暢字申旁頂作拗曲之勢此專論褚臨本也
神龍本暢字左邊申旁頂作向內拗曲之勢凡神龍新
舊各本皆同

蘇太簡本渤海藏真所刻此暢字正在所闕三行之內
不可考快雪堂所刻洛陽宮本申旁一直之頂最麤重
著力

鬱岡齋本與餘清秋碧所刻張金界奴本申旁直頂亦
微有著力之意知止閣則輕淡不露耳

穎上本則暢字申旁直筆上半減去二分許短縮殆不成
成勢矣此是摹穎本者見其過長而怪之因爲之過
抑減短以至於此而評書之家猶有特推穎本爲右軍
真迹上石者

愚按昔米老評褚臨蘭亭謂其中有鉤摹極肖者亦
有隨意自運者蓋褚摹蘭亭不僅此暢字也更有弟
十九行懷字可證且如廿三行懷字左直末趯起定
武所同而十九行懷字與七行暢左直頂卽定武本
亦實有重按之意褚臨則於此加意見勢耳褚公書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聖教序杖葉杖字桂質桂字二木旁直畫起頂皆有
逆彎之勢記內鬩字左止外直頂作彎勢同州本此
更可見
可證蘭亭暢字實是褚臨原本也蓋申旁曰末趯起
恰相激射所以暢左頂之逆彎更甚於聖教數處耳
後之重摹者不察其故少見多怪或且遷就而減短
之適足以彰其作僞而已

褚本遷字考

遷字亦專論褚本也然實合定武本論之

定武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無畱空此卽率更化度

寺塔銘內遷字之法益見定武出率更也

褚臨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去中橫空至半分許然

今所行神龍諸本空至半分許而繆氏所藏神龍舊本

及快雪所刻洛陽宮本空處不止半分驗懷仁所集遷儀

越世遷字此閒空至二分許大雅所集興福寺碑八命騰遷

字此閒空有一分許是誠右軍原蹟如此不得執定武

歐臨以畫定之矣嘗見西蜀青城山唐明皇墨勅石本

遷字正是如此再進攷之太宗書晉祠銘及高麗國集

唐太宗書石刻遷字皆實如此是則懷仁大雅集字猶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在其後而晉祠銘貞觀二十年所書必非因褚臨蘭亭而始有此也且西下一橫其左微作伸外之勢蓋以代此下所省之大橫畫也則西下開口之理尤爲精確不易在歐臨以肅括見神骨又不得以此泥之而此遷字西下開口實惟褚臨本爲得右軍原蹟之真無可疑者也後來如停雲館所刻薛道祖臨本西下既似略開口矣而此閒橫畫乃轉短小豈前人親見原石者顧如此忽焉不講哉不然則薛臨是僞耳

撮而記之蓋其要有五

羣字末脚必雙杈其無雙杈者非是此統論定武本及
褚臨本皆如此

崇字則定武本三點俱見者最上之舊本褚本山頭中
直穿下而中直之末鋒微有向左蹙起之意者此是難
得之本

帶字上四直必依中間右直第一右外直第二中左直
第三外左直第四者方是佳本定武本褚本皆如此
暢字申頂逆屈向內者方是褚本之正其定武本不論
此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五 粵雅堂叢書

遷字西頭左直下畱空者方是褚本之正定武不論此
偶摘舉此五處爲二本發凡之概

餘如僧字止見其半者卽所傳領字外山之蘇太簡本
也其原出和字左口作日前一攬字臣內小直分二截

者神龍本也未懷字衣撇摺捲向右者神龍之善本也
此皆約舉大端一二而已

頴上本惟羣字頂筆與懷仁所集相合其餘則失處甚
多是以別爲訂頴一卷於後

附考僧字押縫一條

第十四弟十五兩行之閒押縫僧字在足字下不字右旁此是梁徐僧權押縫書名歲久僅存僧字而石本因之也乃或有謂不上多一會字以筆挂於旁近似立人之勢此說非是晉書本傳此文不知老之將至句上本無會字不必言矣慈谿姜西溟家所藏石刻竟是旁挂會字以筆挂於其閒直似近時人作書之勢此乃後人從此說而傅合之偽作此耳不足据也予則有一確證者桑澤卿蘭亭攷云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鋸薛紹彭題贊所謂唐硬黃本也此察字是姚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察也姚察在梁時已稱聚蕃圖書其與徐僧權並題蘭亭行閒押縫尤爲可据則僧字是徐僧權更無疑義矣

米老說徐僧權押縫一條見後弟五卷內

附考褚本列坐其次其字一條

其上小橫左邊起處有從下倒捲而上一痕此惟褚本有之

宋祕閣摸褚本今重翻者已不甚可辨只於小橫左外微寓此意

四明范氏天一閣本亦然尙略見影

頴上本有

今世所行神龍本皆有

海寧查氏所刻楮本有

鬱岡齋弟一本有此卽海寧查氏所謂領从山本

快雪堂本有

知止閣本有

甚微

渤海藏真本有

山左吳氏所藏領从山本無

秋碧堂餘清齋戲鴻堂所摹刻張金界奴本皆無

蘇米齋蘭亭考卷三

三

粵雅堂叢書

王秋坪所藏晉府舊本有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三

譚瑩玉生覆校

